

「你才三十六歲，就這樣離開了老母，拋棄了我，留下了兩個孩子，我不能見你最後的一面，連你的骸骨都看不到一塊，你願意嗎？你忍心嗎？不！不！不！不！你太寬了，你太苦了。」

「我必定同政府在一起，我要替你伸冤，替你復仇。」

兩個孩子嗚咽地哭，同事們也不斷的拭淚。

「局長，時間不早了，周圍看的人太多，回去吧。」

我曾看過「孫夫人祭江」的一齣戲，不幸的我，竟真的演了這幕祭江悲劇了。

(六)

三天以後，航政局的同事，發起在長安寺，替死難的同事和眷屬，舉行了一個追悼會，我終於把她生前所畫的畫，和她所用的畫具，展出在靈前，許多來祭的都為她酸鼻。

(七)

四十三年九月二日是星期四，寶島風和日暖，下午俊如辦公去了，兩個孩子到水源地游泳去

了，我不要孩子再興起母難的回憶，亦不願俊如分擔我的心傷，我在庭園中，面向着西，望着天含着淚，默默的禱告着：

「我在臺灣，又重新建立起一個家。你的兩個兒子，長得都很健壯，不像以前那樣常生病，寶寶已經十七歲了，上月參加青年戰鬥訓練射擊大隊，會得了十三分，他的射擊游泳都很出眾。毛毛（煢兒的乳名）亦十五歲了，

克難復校運動

朱善培

雖然頑皮，但很聰明。我與俊如結婚快四年了，她和你一樣，愛那兩個孩子，她還做公務員，共同支持這家庭，我事業沒有什麼成就，只多寫了幾本書，這是你和俊如常鼓勵我的。這些話，也許你聽得到，也許你聽不到，但是總有一天，我會同兩個兒子和她，到朝天門來看你，時間不會太長久，願你貞潔的靈魂安息吧。

——完——

復校運動，迄無成就，在臺同學，無不關心。去歲交通部會在行政院會提議創設交通學院，亦未獲通過。案雖擱置，並未絕望，凡事須得強有力者支持，方易成功。最近政校東吳兩校申請在臺復校，政校先辦研究所，東吳先設法學院，均獲當局批准，可見事在人為耳。希望同學會本屆

理監事諸公，把握時機，繼續努力，趕速據一克難復校計畫，先辦管理科系，預算力求緊縮，再向有關院部申請復校；一面請尹仲容同學在中樞盡力支持，一面請聯名申請各同學，就所熟悉之行政院政務委員中，專誠親往拜託，請其贊助，公事人情兼籌並顧，庶幾討論本案時容易通過也。